

四庫全書

集部

甫田集卷二十

明 文徵明 撰

贊七首

元馬國珍像贊

元賜號靖逸處士省劄云皇帝聖旨裏集賢院竊見儒人馬國珍稟性剛明持身雅正讀書學道志操軼於古人樂善安閒簡靜宜為

君子不為禄仕安分山林可號靖逸處士

噫是惟有元靖逸處士馬公之像貌質而揚道幽而光義髙天下名動帝王錫之命書隆以名號考德無慚於身有耀然而九重之意雖云能極其褒而一時議者猶恨未抵於用是徒見道行之可尊夫孰知隱者之所重葢雖真宗之賢不能奪魏野之志而和靖之稱適用為孤山之寵也是以節義顯如光於里閭聲名煜如久而弗渝余生百數十年之後亦得以起敬於丹青之餘

## 方質夫像贊

是為吾友方君質夫之像也蒼顔槁如其貌之臞或視以為愚大裙襜如其服之儒或誚以為迂夫孰知其行之拘而心舒外之枯而中腴枕詩籍書居居于于夫誰與徒嚴灘鑑湖然句秀而姝燦乎璣珠曾不療其貧㾓簪籍而爭煜其載迭適為造物者之所娛蓋嘗稽其家世出玄英處士之後原其鄉里在金華文獻之區噫嘻質夫我知其人下求一世而不足上師千載而有餘

廷尉湯公贊

大廷尉沂欒湯公既罷之六年為嘉靖十一年甲午以疾卒于江陰里第於是公年七十有四矣公起家進士歷仕中外垂四十年為良有司為明執法累更藩臬聲實並流晉撫貴竹繼鎮三川戢難救邦所至振肅遂自御史大夫入為大廷尉且向用矣會朝廷有疑獄議久不決天子赫怒從中下其事事既反正而在廷與議之臣咸得罪罷譴所罷諸臣多累朝老臣一旦以詿誤去

天下咸共惜之而公清忠練達尤為時望所屬故言官數有論薦久之聖意稍釋一時被罪諸臣或漸濯登用而公竟疾不起嗚呼豈其命耶抑天道有不可知耶惟公博碩脩正有德有言進退本末皦無瑕纇居常不立厓異而遇事激昂不少骫骳方獄之興也聖怒叵測或道公自疏引却公不可曰吾位九列實與聞國政有不幸職則國有明憲豈可首鼠其間茍為避就及詔旨臨責羣臣震讋而公抗言自理觀者傍懼脅息而公弗恤

也嗚呼若公者其古之所謂抱道守貞不為威詘不可
利誘者哉贊曰有偉湯公國之楨碩既煜有章亦恒其
德發身以儒守之有道更陟險夷不易其操奕奕星朗
憲憲六察入直文螭出奠藩臬風聲所被無有邇遐有
庸弗釋天子曰嘉進陟大廷為廷尉平以仁以明以奠
不經經之維何弗枉而直相古有賢孰如定國法不可
逾民用不冤有偉湯公德罔有遷維堯有宥臯陶執之
維帝之仁豈臣則私維天有仁維國有法謇謇脛脛匪

躬維烈臣罪不赦帝德如天弗隕以捐迺歸而全古亦有言天王聖明位則不究道斯用亨維道之亨維志之得退不失身進不失職有偉湯公德懿孔醇古之遺直今之令臣

張可齋少參像贊

嗚呼是為可齋先生少參張公之像氣和而平言辨而貞惟其秉德之明既騫用揚亦敏有章惟其賦才之良奕奕文聲顯顯政譽亶收效於甲科遂宣猷于朝著方

武皇在位之時正國家危疑之際逆豎盜權四郊多壘公以郎署之英適當本兵之寄發蹤㕩難左右折衝迄靖羣寇曰籌有庸曾是弗酬顧用為畀豈皦皦之易汚乃隆隆而來毁嶺南之擢實嬰時忌既逐于朝尋奪之位葢舉朝皆不謂然而公曾不以自懟優游林泉考終盛世雖用不盡才而志行靡虧況公論在人而此心無媿嗚呼先生於此亦足以自慰也

桑廷瑞畫像贊

余家於海虞桑氏有世締至先大父涞水府君於瀹齋闕
齋通守復講筆硯之好而柳州於先温州尤親狎故
其獲接諸父緒餘有以知其淵源之學出廷瑞公而生
也後不識其人他日瀹齋示其葬文畫像始得其詳像
出瀹齋意想其惓惓不忘可重也昔人謂一鬚髮不類
即是他人者豈論其情哉敬瞻之餘輒賛數語有腴其
容惟德之充曾謂是人弗永而終有襜者裾惟行之儒
曾謂是人甫命而殂雖籍不為禁近之儲而章服猶太

學之具豈造物者好戹於全而可見者僅永其譽顯融之志經術之用弗究於身發諸羣從蓋不特登仕之有人方此文聲之靡窮曾歲月之幾何已藐然其音容遺像之存意想而已顧惟手足之情又奚鬚髮之議儼然長軀蕭然圖書佘蓋得於世好漸於風聲而有以知其然者非獨起敬於丹青之餘也

朱秋厓像賛

是為御史中丞秋厓朱公之像清真閒靖儼乎其儀脩

正剛方卓乎其性早策名於彤廷旋敷宣乎民政出入中外敭歷臺省操靡劾勤秉貞執勁雖齊政或過乎嚴而處心一出於正迨乎出鎮閩越聿樹風聲遠臨海嶠志清梟獍夫何譽者在前而議者在後事緒甫寧而此身已病間關跋涉惟在事行偃蹇崎嶇竟以身殉惟重國以輕身亦守義而正命迺見之明迺志之定在公自以為德之無慚而君子猶以為用之不盡也

張曲江遺像贊

是為唐相曲江張公之像憲副洛南陳君紹儒其鄉人也歆其名德常挾以自隨比奉使吳門出以相示俾余為之贊於戲張公丰儀醖藉意氣崢嶸文章爾雅志節公清郊祀之疏早已占其卓識金鏡之録益以見其忠貞羨仙客為比惟其正識禄山之逆惟其明此所謂有唐之賢相此所謂南海之精英昔嘗閲其事業於編簡今獲瞻其風度於丹青是誠無媿為千古之名德宜其為鄉後學之所儀刑也

## 字辭三首

### 王氏二子字辭

王君清夫居金閶南濠之上地中闤會人習華詡利賄惟其常王君恬性文雅雖廛壒趹掌而能收蓄古器物書畫以自適喜親賢人士夫與相過從為樂視他市人獨異也余間嘗過君君見其二子伯守仲寵秀穎好修器業並可觀竊嘆君之所為非獨可以潤身而所為沾溉其子者亦既可徵矣已而有司選士二子並以里儁

補校官弟子員於是以其父命請余再拜請字惟古之冠者賔字之尊者祝之又或見於先生長者從而誨之若晉趙文子之於欒武子諸人是已今三加之禮已廢不行而命字之義固在或從而衍其字義為文而致之是猶祝辭之遺也然惟鄉長者與冠者之執友為宜顧余非其人則辭之踰年不得命其師沈明之余友也又從為之請乃即其名義訓之守之文從官從寸寸法度也所以執乎物也天下之事浩穰無極而理亦無極然

有要焉得其要則治不得其要則廢寵之義為尊為居為愛為恩其訓則榮也上之所以榮我無間而吾所以迓承之者有勝有不勝而榮辱繫焉然有所謂不假寵以為榮者則人所自貴也是故守之要在約而人所自貴者孰愈於仁孟子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又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字守曰履約字寵曰履仁而申之以辭辭曰惟萬斯物厥理孔殷何以酬斯維兹一身身則匪勞事罔弗克乃操之權乃履之實維天有樞維海有濤

茍得其持靡遠弗操守約施博聖訓則明君子脩身天下攸平維人之身莫不有貴匪金而玉匪禄而位豈不榮斯寵之在人匪人則專繫命之存人之所榮人亦能辱惟仁自我履之而足君子履仁勿替允延以允以延有錫自天凡厥斯訓匪我伊詞軻書昭昭夫豈我欺式斯甫斯是在二子有攸惟中尚慎所履

王錫麟字詞

侍御王君敬止嘗被麟服之賜名其子為錫麟昭君恩

也錫麟既冠余字之公振而申之以詞有㜣維麟維獸之祥山川孕精靈圖煌煌化洽周南爰有麟趾軏其尸之振振公子振振公子瑞世如麟何以瑞斯信厚而仁麟之仁矣有趾弗履麟之厚矣有定弗抵維于有父維邦之瑞靡賢弗酬天恩斯賁賁恩如何煌煌麟服允昭厥德亦仁其族匪族則仁賞延于世允言復始敬在小子吁嗟小子服此嘉名字之公振公族是徵公族振振如麟在囿如麟之仁如麟之厚厚則匪刻仁則匪虐可

以人斯而弗麟若耶

石氏三子字辭

吳城石君宗大以髙貲推於里黨而朴茂愿謹有古孝弟力田之風晚始生子而連得三子長岏仲岳季巖韶秀朗徹並循飭向成而君愛之慈不忘訓乃岏之冠也因其師錢德孚謁字於余且致其父之意乞言自朂余於是有以知君之能愛之也古者生子父名之賔字之又請於其父之執友而訓之其意皆有所重而余非其

人也顧其意不可辭則為析其義而命之命岕曰民立遂亦命岳曰民望巖曰民瞻蓋岕之訓獨有特立之義岳之訓宗有羣望之情巖之訓峻有瞻聳之勢因又廣三加之意祝之以辭辭曰有隆者岕維山之奇既拔有貞弗附而麗屹焉峙之矗焉植之君子攸行企其庶之企之維何有允斯立弗倚弗傾在心之執子子其持㟁其嶷維立之奇維岕之師嵩高維岳維山之宗曰恒與岱泰室維中彼岳則崇曰維羣望何以企之有德斯

仰德何崇斯弗以利畀弗以智私岳高同歸德之崇矣望之隆矣孰其庸矣維岳之宗矣巖巖者石赫其有瞻顒顒其人肅肅其嚴豈嚴則持曰身之示一或靡虔百凡斯墜德之墜矣事斯數焉儀之忒矣民何則焉噫岳之顒惟德之峻民之瞻之亦罔弗敬維立之持維望之嵬既瞻有威維衆山之儀維山有儀維人有德峨峨益高脩罔弗克我作訓詞式徵厥父小子服斯以永有祜

頌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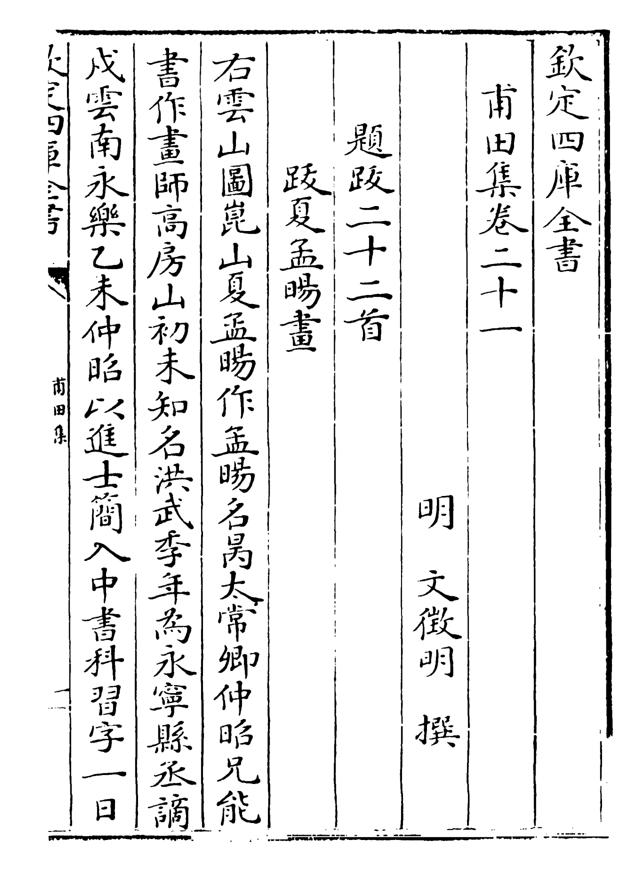
## 王武寧去思頌 有叙

余讀顧君志仁所為王武寧去思碑為之嘆曰王君其古之循吏耶何其得民之深耶或以碑所書皆為縣常事無他赫赫異政嗚呼此王君之所為不可及也古循吏莫盛於西京之世然考之正史皆無劇蹟可傳至書何武之事謂其所至無赫赫之名豈武為治皆苟簡因循無所建明而彼所謂循吏者豈皆無所事事耶惟夫濬德淵微潛濡默被出於至誠而泯於無迹受之者不

能知而知之者亦不能為之辭也然則王君其真古之循吏哉君仕在弘治六年癸丑而碑建于嘉靖二年癸未相去三十有一年而民思之不忘則豈特既去思之而已哉此又以見君之德澤深長而非茍焉圖塞目前之為也為之頌曰巖巖武寧維洪壯邑帶江襟湖民嚚以譎有賢令君脩正維祇展采錯事式貞以綏民役孔艱時予之毒我度我均如垢思沐或罹于辟維我有辔載適用懲納于仁軌繄軌之脩範於四民迺教迺申迺

興於文文教攸興亦有廥積豈富則儲于卤之備有賢
令君重食敬教凡斯有作去惡從好越禩三十民思靡
忘何以永斯匪異伊常考古循政平易斯理赫赫何為
君子攸趾有賢令君益遠維新尚千百年視此貞珉

甫田集卷二十




甫田集卷二十一

明　文徵明　撰

題跋二十二首

跋夏孟暘畫

右雲山圖崑山夏孟暘作孟暘名昺太常卿仲昭兄能書作畫師高房山初未知名洪武季年爲永寧縣丞謫戍雲南永樂乙未仲昭以進士簡入中書科習字一日

上臨試親閱仲昭書稱善仲昭頓首謝因言臣兄昺亦能書召試稱旨與仲昭同拜中書舍人時稱大小中書既而謝事終於家其書畫平生不多作故世惟知太常墨竹而不知孟暘予往年見所書西銘頗有楷法此軸為王世寶所藏亦不易得也

題黄庭不全本

宋諸賢論黄庭衆矣然但辯其非換鵞物卒未嘗定為何人書雖米南宫亦第云並無唐人氣格而已至黄長

府秘書始以逸少卒於升平五年後三年為興寧二年黃庭始出不應逸少先已書之意宋齊人書然不可考矣予按陶隱居與梁武啓已有逸少名蹟黃庭勸進等語隱居去晉為近當時已誤有此目則書雖非逸少筆其為晉宋間名人書無疑而趙魏公獨以為楊許舊迹豈別有所見乎唐石刻數種並佳傳流近代轉益失真無足觀者此本紙墨刻榻皆近古中玄字並缺末筆固是宋本自還坐陰陽門下皆無之校他刻才得其半字

勢長而瘦勁涪翁所謂徐浩摹本為是郜元敬不知何緣得之以遺從父慶雲令轉以付其雖非完物自可寶也

跋楊凝式草書

右楊少師神仙起居法八行南宫書史東觀餘論宣和書譜皆不載余驗有紹興小璽及内殿秘書諸印蓋思陵故物後有米友仁審定跋尾及譯文四行按紹興内府書畫並令曹勛龍大淵等鑒定其上等真蹟降付米

友仁跋而曹龍諸人目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識此帖縫印十餘皆不全是曾經剪拆者其源委受授莫可得而考也標綾上有曲脚封并閲生葫蘆印是常入賈氏蓋似道柄國御府珍秘多歸私家最後有商左山參政留中齋丞相跋留稱野齋者元翰林學士承旨李謙受益號野齋居士博雅好古虞文靖詩所謂五朝文物至於今者又有廣東宣慰使郭昂彦高亦號野齋而其出差後李在世祖時為應奉文字正與商留同時商又

同郡人此帖必李氏物也

跋李少卿帖

家君寺丞在太僕時公為少卿其以同僚子弟得朝夕給事左右所承緒論為多一日書魏府君碑顧謂某曰吾學書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無益矣子其及目力壯時為之因極論書之要訣纍數百言凡運指凝思吮毫濡墨與字之起落轉換小大向背長短疎密高下疾徐莫不有法蓋公雖潛心古法而所自得為多當為國朝

第一其尤妙能三指尖搦筦虛腕疾書令人莫能為也予雖知之而心手不逮葢數年未始有得令公已矣嘗欲萃其言為李公論書録而未暇也今日偶閱此帖不覺感愴疇昔用記如此

又

自書學不講流習成弊聰達者病於新巧篤古者泥於規模公既多閲古帖又深諳三昧遂自成家而古法不亡嘗一日閲某書有涉玉局筆意因大咤曰破却工夫

何至隨人脚踵就令學成王羲之只是他人書耳按張融自謂不恨已無二王法但恨二王無已法則古人固以規規為耻矣此帖為郎中時書其轉摺處鋒芒削刹葢蚤年嘗學虞恭公碑如此後五日又題

跋東坡楚頌帖真跡

世傳蘇文忠喜墨書至有墨豬之誚而此實用淡墨葢一時草草弄筆而後世遂寶以為奇玩宋元題識凡九人而周益公加詳予往時嘗蓄石本比在滁始得觀於

太僕少卿李公所其先藏金陵張氏李以十四千得之嘗欲歸閣老宜興公未果而卒卒後宜興託家君寺丞致之凡留予家半歲蓋宜興公以其鄉故事致意特勒石本即公所刻無毫髮失眞但去曽從龍莊夏仇遠三跋而益以買田奏狀二帖題其後云文忠嘗愛吾鄉山水之勝而欲居之今所存惟斬蛟橋八字而已按橋題經崇寧禁錮沉石水中今十二字乃天台謝米伯家眞跡紹定間其子奕修宰義興攜以入石者非當時之物

也

題石本汝南帖後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志起草眞跡先宋時藏洛陽好事家後歸張直清米元章嘗見之元初在郭佑之處後不知所在亦不知何年入石按元章云字臨汝南帖浙中好事者以為眞刻石今觀此刻字勢長而肥頗類米筆又張氏本十六日下有闕文校之良是然無旁注小字赫赫高門等語及玄幾題字雲烟過眼録記郭本有米

跋今亦不存蓋米喜臨晉唐書往往逼真而一時題記多略不録况此帖世無别本必米蹟也予以孔子廟碑易於朱君性甫都元敬見而稱愛遂題以歸之

書東觀餘論後

右東觀餘論宋秘書郎黄伯思長睿撰長睿元符庚辰進士年四十而卒好古博雅喜神仙家所著文集一百卷然世未見所見惟法帖刋誤及此耳别有博古圖說十一卷王楚宣和博古圖實基於此然楚書頗涉牽合

容齋隨筆嘗論之而陳振孫書録解題謂圖說有牽合處亦因宣和時有所删改云爾非盡出於長曆也今觀此書亦有瞿父之說豈亦曾經删改耶中多書帖跋語考論頗精鄭杓著衍極謂其自有劉盛註而衍極多出於元章而實不然按文獻通考書凡三卷今惟上下兩卷前有刊誤標目而文不載蓋亦一卷也歲殯蒙單閼十二月廿日從唐子畏借觀因題

跋家藏趙魏公二體千文

右趙魏公二體千文後有跋語而無名氏驗印章為方公孝孺永樂初禁藏其書故當時人刮去名字以避禍耳最後則高公遜志二公皆題為葉夷仲所藏夷仲臨海人名見泰博學善草書仕國朝為刑部主事此書或疑其筆弱予始亦以為然而出規入矩有非餘人所能舒卷數日見其波發轉搯皆傚智永因取永石本比觀了無差别遂定為臨永書按柳文肅稱公益年喜臨智永千文與之俱化入朝後乃自成家不區區泥古而無

一毫窘束之意此帖正少時書也宋中書謂中年筆恐未必然

跋家藏坐位帖

右坐位不全帖元袁文清伯長所藏自題其後定為米海岳臨本文清好古博識所見必真而跋語考訂精當無容復議竊猶有未然者按書史謂少時曾臨不知所在後謝景溫尹京見於大豪郭氏縫有元章戲筆印云云則當時所臨實全本今此本乃是半幅且無縫印跋

意若臨於安氏分析之後者然師文元符間尚存不應子孫先已分析且謂以石刻較之正居其半今比石刻才得三之一耳此皆不可曉者豈文清别有所據邪抑米老所臨不止此邪

題七姬權厝志後張羽文宋克書盧熊篆

僞周據吳日開賓賢館以致天下豪傑故海内文章技能之士悉萃於吳其陪臣潘元紹以國戚元勲位重宰相雖酗酒嗜殺而特能禮下文士故此石出於倉卒之

際而一時文章書字皆極天下之選羽字來儀一字輔鳳潯陽人元末避地來吳入國朝為太常司丞其文清雄峭拔足以配古克字仲溫長洲人國朝為鳳翔府同知博學任俠其書稱逼鍾王熊字公武崑山人國朝為兗州知州篆籀之精獨步一時方賓賢盛時三公與楊廉夫高季迪輩俱號高邁不為所屈者今不免亦為之俛首執筆其禮羅之勤有可知者昔人謂時哀代替武人所好涉於衣冠覩此有深感焉

跋送梨思言二帖石本

昔人謂晉唐眞蹟不易得得見墨本佳者可矣今雖墨本亦豈易得哉此帖米氏所刻蓋眞蹟舊藏其家即書史所載送梨帖也經宣和收購遂屬禁中此本猶是未入時刻前十字大令書後十三字實右軍書柳誠懸自太宗書中辨出前帖而又悞連後帖元章已曾勘出不知何故仍刻作一石豈當時雖已辨正而前人題字印記惜不忍便拆耶至宣和書譜直以前帖置右軍書中

而王秋澗玉堂嘉話又目為太宗帖皆不可曉也東坡詩跋正為米氏作者後人誤裝入蘇氏雜帖中今聯於此紙墨刻榻誠出一手

跋山谷書陰長生詩

右山谷書陰真人詩三章自題云書以與王瀘州之季子而不著其名末云紹聖四年四月丙午禪月樓中書按公紹聖元年謫涪州時王獻可帥瀘遇之甚厚獻可字補之嘗遣其少子至黔省公公集中有與其少子王

秀才書云車馬遠來將父命以厚遂客者是已葢王嘗遺其季子至黔此書相見時書故不及於簡札耳觀其稱與而不云寄可見矣黄畨作公年譜嘗援以為據而不得詳予因略疏之此書初作方寸字後皆拳許大書葢用敗筆草草寫成環偉跌宕一出顔東方朔賛但字字剪輳成卷必是大軸經庸人裝截耳

題沈石田臨王叔明小景

石田先生風神玄朗識趣甚高自其少時作畫已脫去

家習上師古人有所模臨輒亂真跡然所為率盈尺小景至四十外始拓為大幅粗株大葉草草而成雖天真爛發而規度㸃染不復向時精工矣湯文瑞氏所藏此幅亦少時筆完奄諸公題在辛卯歲距今廿又七年矣用筆全法王叔明尤其初年擅場者秀潤可愛而一時題識亦皆名人今皆不可得矣

題陸宗瀛所蔵柯敬仲墨竹

文湖州畫竹以濃墨為面淡墨為背東坡謂此法始於

湖州柯奎章此幅頗竒人多不知其本葢全法湖州也虞文靖云丹丘雖師湖州而坡石過之但時世所傳湖州竹絕少余兩見又皆小幅無坡石可驗用書伯生之論以荅宗瀛聊當評語敬仲名九思號丹丘生天台人仕元文宗時為奎章閣鑒書博士頗見寵禮畫有訓忠之家印葢文宗題其父墓有訓忠之碑故云

題趙魏公二帖

右趙魏公與丈人節幹月囦判簿二帖節幹即公舅氏

管公亶夫月囱不知何人意亦是管之姻家當時跋者十有三人陸友仁謂兵部時書帖意以除授未定欲遣二姐歸侍二姐管夫人仲姬也以公至元丙戌入京除兵部郎中後二年戊子始以夫人北上不應先有是語或是元貞元年自濟南赴史館時而公是歲竟歸吳興此是未歸時所遣不可知也二帖行筆秀潤與他書殊不類是蚤年學思陵書如此其署名猶襲宋人或謂出聖教序者非也管公無子公奉之甚至及歿建孝思道

院以主其祀亦厚矣哉

題沈潤卿所蔵閻次平畫

元季崑山顧仲瑛氏好文重士家有玉山草堂多客四方名流所蓄書畫悉經品題此畫仲瑛物也自題其後目為閻次平筆詩之者四人于立彦成錢惟善思復袁華子英釋良琦元璞彦成仲瑛特厚之為設行窩於家彦成至如歸焉思復錢塘人號心白道人嘗領鄉解以所賦羅刹江有名稱錢曲江子英崑山人雋敏長於歌

詩楊鐵崖稱為才子洪武中被累卒於京元璞吳僧住浙之龍門寺有禪學詩筆尤俊仲瑛後亦以事徙臨濠卒書畫散落人間甚衆此為吾友沈潤卿所蔵真贋余不能辨然而諸公題品具在可愛也暇日從潤卿借觀因疏其後而歸之

題趙松雪千文

永禪師書千文八百本趙魏公所書當不減此此卷大德五年為韓定叟書定叟㑹稽人與公厚善集中贈定

叟及留别詩可考公以大徳三年為江浙儒學提舉此當是為提舉過會稽時書是歲公四十有七正中年書也跋者四人韓性字明善定叟諸姪道徳文學為元中世名儒守文公諒字子貞元統進士為史官張伯雨茅山隱道士所謂句曲外史也三公並有盛名而祖銘亦禪宗大老所著有四會語録其字石鼎杭州徑山僧其云四明者本奉化人也

跋沈仲說小簡

仲説名右號寓齋故吳中富家嘗取妾得范復初女即具資裝嫁之其文學行誼皆有足重而出處之跡不少槩見而嫁范女之事亦僅見於浯溪集中相傳與沈仲榮同族然不可考也其詩篇書跡流落吳中甚多此紙與安素高士者蓋金天瑞伯祥也仲説書法最精見者咸爭寶愛況金氏子孫哉

跋林藻深慰帖

右唐林藻深慰帖元人跋者丘李倜士弘河東人官侍

讀學士謚章肅張仲壽希靜本內臣帶學士承旨邵亨
貞復孺睦人寓華亭袁華子英崑山人國初郡學訓導
張適子宜長洲人終宣課大使按諸跋謂此帖即宣和
書譜所載令驗無祐陵印記惟有紹興二小璽似為思
陵所藏蓋南渡後購收先朝書畫民間藏者或有內府
印記即拆裂以獻又當時多屬曹勳龍大淵鑒定二人
目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語此帖或民間所獻或經
曹龍之手皆未可知也又有柯九思陳彥廉名印柯字

敬仲天台人官奎章鑒書博士此帖印記特多且有秘笈字葢其所蔵也而仲壽所題亦云嘗蔵之彦廉名寶生泉州富商元末居太倉家有春草堂所蓄書畫極富袁張二人嘗主其家此跋又為陳氏題者則此帖經三氏收蔵無疑後歸吳江史明古而吾師匏菴先生得之故其數獲覲焉今疏本末如此其詳則俟博雅君子

龍茶錄考

蔡端明書評者謂其行草第一正書第二然宣和書譜

載御府所藏獨有正書三種豈不足於行草耶歐公云前人於小楷難工故傳於世者少而難得君謨小字新而傳者二謂集古錄序及龍茶錄也端明亦云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至行草其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觀此則其行草雖工而小楷尤為難得當時御府所收僅有三種而茶錄在焉蓋此書尤當時所貴嘗刻石傳世數百年來石本已不易得況真蹟乎侍御王君敬止不知何緣得此間以示余蓋希代之珍也按公以慶

歷四年為福建轉運進小龍茶時年三十有四後三年為皇祐三年入修起居注選進此録後知福州失去藏稿懐安令樊紀購得刊行當是至和二年再知福州時至治平元年始定正重書相距皇祐又十餘年公年五十有三遂卒晦菴評蔡書謂嵗有饜暮力有深淺公書至是葢無遺法矣元人盧貴純跋云歐公最愛公書而此書晚出惜不及見余按歐公云集古録序横逸飄發而茶録勁實端嚴結體雖殊各極其妙則此書必嘗入

其品題矣且後題治平甲辰即元年重書之歲也又按
劉後村云蔡錄凡見數本則當時所書宜不止此此帖
南渡後嘗為蔡修齋所蔵修齋永嘉人名範字遵甫幼
學尚書之子仕終吏部侍郎嘗官閩中與端明家通譜
因得此帖不知即御府蔵本或後村所見諸本今不可
考矣元人題語二十餘皆記修齋之孫宗文授受收蔵
之故而不及書之本末余因疏其大畧如右其詳則俟
博雅君子

跋趙魏公馬圖

右趙魏公畫馬元人自張紳而下詩之者四人紳字士行青州人號雲門山樵洪武初仕終浙江布政使鄭元祐字明德遂昌人以脱骱任左臂號尚左生任元季浙江儒學提舉錢惟善字思復號心白道人以賦羅刹江得名又稱錢曲江仕終儒學副提舉王畦字季耕福清人仕江浙行省宣使士行所稱季野都司即季耕之兄名畛畛與畦俱叅政王都中之子與張鄭諸公皆嘗流

寓吳中此圖蓋王氏物也轉而為吳人沈孟嘉氏所有尋又失去其孫世應購復之目為玩德圖而使余題其後魏公嘗云郭祐之贈余詩世人漫說李龍眠那知已出曹韓上曹韓固不敢望使伯時尚在當與之抗衡也夫魏公自許如此後人尚敢置喙其間哉顧世應之所貴有不專在於馬者而視君希哲已詳之余無可言姑疏四人本末俾觀者可考焉

跋東坡五帖叔黨一帖

右蘇文忠公五帖首帖與郭君廷評者無歲月可考次二帖皆與忠玉提刑按公同時還往有王瑜馬瑊並字忠玉集中不載此帖莫知為誰然王嘗為浙憲公元祐六年三月罷守杭州四月到闕内一帖以四月四日發而有來日渡江愈遠左右之語當是自杭赴召途中與王忠玉者又次歙硯帖亦元祐四年在杭時書公嘗云高麗墨如研土炭此又自矜其墨用高麗煤何耶最後食蠔帖已卯冬至前二日書是歲元符二年公自惠移

儋之三年於是公年五十有四矣明年移廉尋復官北
歸以迄於没距是才兩年耳風流笑傲蓋未嘗減也先
是公在惠與中原故人書謂頗習其風土食物而議者
亦謂公飲醎食腥淩暴颶霧恬然自樂觀於此帖豈直
寄其謔浪笑傲而已友人朱子儋藏此五帖裝為一册
而附以叔黨三詩自由里寄至俾為評記公書尚敢評
哉然涪翁謂公晚年書挾海上風濤之氣非餘人所能
到則食蠔固優矣斜川詩語字畫妙有家法昔人謂能

亂眞乃翁此帖非題名固莫能辯也正德庚午正月二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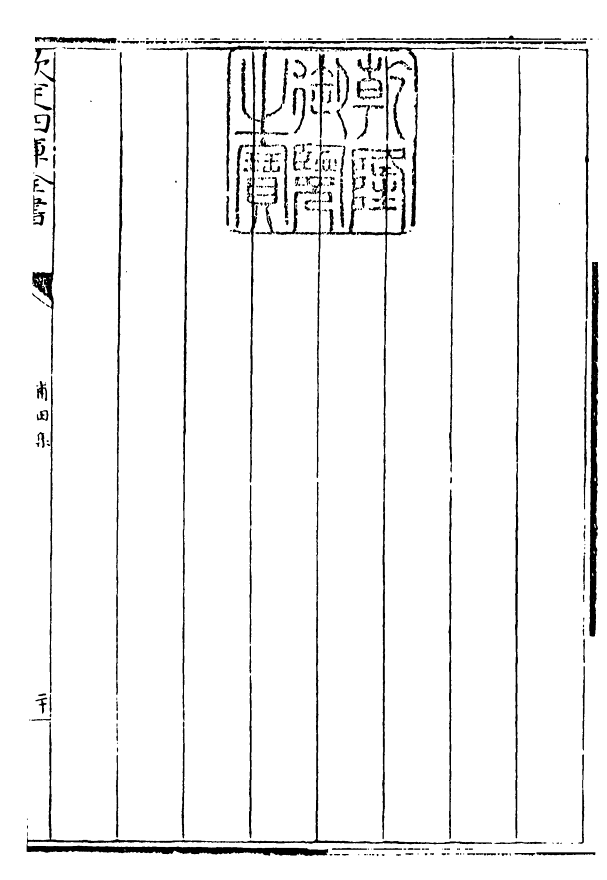
跋倪元鎭二帖

倪先生人品高軼風神玄朗故其翰札語言奕奕有晉宋人風氣雅慎交遊有所投贈莫非名流勝士右二帖一與慎獨有道一與寓齋先生慎獨爲陳植叔方寓齋爲衮泰仲長皆吳人陳之父曰寧極先生名深字子微衮之父曰静春先生名易字通甫二父皆先宋遺老抱

淵宏之才高不仕之節故二公淵源之學皆歸然為吳中師表特與倪公相善倪游吳中多於二陳氏及周正道家二陳其一為陳惟寅汝秩其一即慎獨也慎獨之孫紹先嘗仕為王府教授袁之孫某嘗仕為都察院檢校三十年前猶存余雖不及識然聞其人皆有前輩典刑令其子孫零廢理言遺事往往散落人皆得而寶之此則吾友黄郡博應龍所藏間徵予題為疏其畧如此

跋趙松雪四帖

右魏公四帖中一帖與鮮于太守有南來會晤之語蓋至元丁亥為兵部郎中奉使還家時所發是歲公年三十有三常聞故老云公早年學思陵書及入仕後與鮮于公往還始專法二王比帖殆初學晉人時耶若與進之三帖皆率意而作莫不精妙雖無歲月要為晚年書無疑且其中有鄧善之簽浙之語鄧公簽浙在延祐間公時六十餘矣觀者或疑此書如出兩手故為詳疏其事


乾隆御覽之寶

莆田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莆田集卷二十二至二十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舉人臣蔡枝華

甫田集卷二十二

明　文徵明　撰

題跋一十八首

跋宋通直郎史守之告身

右通直郎史守之告身一通宋主管成都玉局史守之所受守之鄞人越國公浩孫衛王彌遠之姪仕不甚顯人鮮知者而家傳載其事頗詳謂其志行不苟嘗心非

其叔父彌遠所爲著昇聞録以寓規諫按守之禮部侍郎彌大之子彌大仕乾道淳熙間亦不以父越公爲是是宜守之之不得於彌遠也又謂其避勢遠嫌退處月湖與慈湖諸公講肄爲樂寧宗書碧沚字賜之今吾吳中蔵書家所收古書有舊學史氏及碧沚印者多其遺書信清修好學之士也但謂淳熙十一年以祖廕補官避叔父忠獻嫌奉祠主管玉局忠獻即彌遠也按彌遠開禧三年丁卯誅韓有功始自禮部侍郎資善堂翊善

進同知樞密院事上去淳熙甲辰二十有三年時彌遠
仕猶未顯不應已有避嫌之舉且告以宣教郎磨勘轉
通直郎宋制三年一磨勘通直去宣教才一資耳告受
於嘉定三年則請祠當在開禧之末正彌遠用事之始
彌遠嘉定元年自同知樞密進知院事尋兼參知政事
十月遂與錢象祖同為左右丞相十一月以母喪罷明
年五月起復為右丞相時象祖已先罷故此告稱左丞
相闕而於右相之上加起復字蓋至是猶在服中也守

之後以嘉定十七年起倅嘉興力辭不就以朝奉大夫致仕是歲茂陵崩彌遠矯制立理宗益擅柄用事守之固未休致豈亦有意耶守之八世孫大行人立模得此告於族人裝池成軸自記顛末復徵余言夫守之行誼之高與夫此告授受所自諸公論著已詳獨歲月出處稍異恐不可傳信畧為考訂如此

題吳仲仁春遊詩卷後

右詩一卷律絶共四十有五篇辭旨清麗書法遒美葢

前元時吳壽民仲仁者游吳中與諸文士春游倡和之作而書筆悉出錢良右巽之巽之吳人號江村民雅以書學名家而詩律尤精有高行年六十七卒於至正七年此至正三年書時已六十餘矣真行間出姿態横生不少衰竭吳人徐宗毓氏藏此使人持以示余余惟吳中山水深秀自昔多文人游寓於時未被兵故得從容文酒如此壽民吳興人出處本末不少槩見惟趙文敏嘗敘其詩所謂南山樵吟者稱仲仁不以家事廢學故

其詩清新華婉有唐人餘風然其詩竟亦不傳非此卷之存固不能識其妙也

題歐公二小帖後

歐公嘗云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日便為故事且謂古之人皆能書惟其人之賢者傳使顔公書不佳見之者必寶也公此二帖僅僅數語而傳之數百年不與紙墨俱泯其見寶於人固有出於故事之上者耶

題李西臺千文

西臺書世不多見此卷千文結體遒媚行筆醇古存風骨於肥厚之内按黄文節公庭堅評西臺書肥不剩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又謂其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律令觀此書信不誣也惟是題名爲隱語或以爲疑然宋元題識數人皆極稱賞而所謂柱史裔孫者固寓李姓其間也此其事雖不可考要之爲西臺書無疑其中殷敬匡恒字皆有闕筆蓋真宣藝真四廟諱也建中真宗時人故所諱止此然玄朗字真廟以之事神尤

所深禁而不避者葢祥符五年始上聖祖尊號詔天下不得斥犯二字而此景德二年書實前五年也郟君光懋世寶此卷余借留齋中數月因題而歸之

題玉枕蘭亭

玉枕蘭亭相傳褚河南歐率更縮而入石者按桑世昌蘭亭考備著傳刻本末所疏不下百本而畢少董所蔵至三百本並不言玉枕疑是近世所為柳文肅云賈魏公家數本如玉枕則是以燈影縮而小之豈此刻即始

於秋壑耶又秋壑使其客廖瑩中參校諸本擇其精者命婺工王用和刻於悅生堂經年乃就特補勇爵酬之所謂悅生蘭亭也今世亦罕得其本余僅一見於沈石田家精妙不減定武此王枕本有秋壑印及右軍像而刻搨亦精豈亦出用和之手耶余嘗收得一本與此稍異葢又別刻也楊文貞云玉枕蘭亭有二一在南京火藥劉家一在紹興府二石今皆不存不知與此本及余所藏本同異要皆不易得矣

跋宋高宗石經殘本

右小字石經殘本百葉約萬有五千言前後斷缺無書人名氏余考之蓋宋思陵書也按紹興二年帝宣示御書孝經繼書易書詩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樂記儒行經解緫數千萬言刻石太學後孝宗建閣奉安名曰光堯石經之閣即此是也蓋思陵平時極留意字學尤喜寫經嘗曰寫字當寫經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此書楷法端重結搆渾成正思陵之筆但所書惟易

春秋左傳又皆不全視全本百分之一耳又按元初楊璉眞珈發宋諸陵造塔取故經石為塔址為路官申居遠所遏而止然石經竟亦散落國朝宣德初吳文恪公按浙命有司追訪所存無幾矣此本雖殘缺要不易得况紙墨佳好猶是當時搨本又可多得哉唐君伯虎寶藏此帖余借留齋中累月因疏其本末定為思陵書無疑正德十二年歲在丁丑夏端陽日跋

題香山潘氏族譜後

近世氏族不講譜牒遂廢非世臣大家往往不復知所系出今吳中士夫之家有譜者無幾或以世次不遠遠者又文獻無可徵遂皆不復著録嗚呼文獻無徵世次不遠豈非其前人之失乎及今弗葺則後之人將益遠而無所傳系或至宗緒顛錯少長失次又誰執其咎耶潘氏自宋雲卿下至崇禮八世矣崇禮又有子若孫將十世而不已其世數不可謂不遠而所與遊若倪元鎮若周伯琦近時若吳文定公若李太僕應禎若沈石田

先生皆一時名碩皆有詩文相贈遺其文獻又不可謂不著也崇禮譜録聚集使數百年文獻灼然可徵其有功潘氏不既厚矣乎所可恨者元鎮以前非無文獻雲卿以上非無世次特以前人失録無所於考今之所為亦惟使其子孫他日無遺恨云爾余雅聞崇禮之賢而吾友蔡九逵又數為道之嘗邂逅一見悃愊愿謹古所謂孝友力田之士也他日使其子銀以此譜相示嘆其用心之勤貽謀之遠為題其後而歸之

題郭忠恕避暑宫圖

畫家宫室最難為工謂須折筭無差乃為合作蓋東於繩矩筆墨不可以逞稍涉畦畛便入庸匠故自唐以前不聞名家至五代衛賢始以此得名然而未為極致獨郭忠恕以俊偉竒特之氣輔以愽文强學之資遊規矩凖繩中而不為所窘論者以為古今絶藝此卷水殿圖千榱萬桷曲折高下纎悉不遺而行筆天放設色古雅非忠恕不能也宣和御府所蔵三十四種有明皇避暑

宮圖四此豈其一耶舊傳此為釣鰲圖按趙與時賓退録載唐人酒令有釣鰲圖一卷刻木為鰲魚沉水中釣之以行勸罰此圖有鰲魚之類浮水面豈避暑時用以行酒耶其事不可考而此圖則避暑宮無疑矣忠恕字恕先洛陽人通九經尤精小學仕漢為湘陰令從事謝去周世祖召為周易博士貶乾州司戶秩滿不仕宋初復召為國子監主簿後竟尸解事具東坡集而畫譜稱忠恕字國寶不知何許人與坡集所記不同要為怪誕

不經之人然其畫法之妙則不可揜也中書舍人王君子貞出以相示遂為記此正德十四年己卯七月既望書

題趙仲光梅花雜咏

趙仲光書雖不脫文敏家法而行墨結字微有不同王子敬云外人那得知要之不可臆論也今世傳文敏及仲穆書不少而仲光書獨不多見至其詩尤不易得金陵許彥明蔵其咏梅花雜咏多至五十首可謂富矣仲

光號西齋晚居吳中與崑山顧仲瑛交仲瑛稱其風流文雅有王孫風度而無紈綺故習觀於此詩有可想者文敏三子長亮次即仲穆仲光其季也或以為次子豈以亮早卒無所見耶己卯秋題

跋唐李懷琳絶交書

右唐胄曹叅軍李懷琳所摹絶交書今監察御史安成張公鰲山所藏雙鈎廓填筆墨精絶無毫髪滲漏蓋唐摹之妙者按海嶽書史及東觀餘論竝言懷琳好作僞

書世莫能辨今法帖中七賢衛夫人等帖皆出其手而唐竇氏述書賦亦云爰有懷琳厥蹟踈壯假他人之名字作自己之形狀觀此則懷琳在當時已推其摹榻之工矣此書相傳臨嵇康本而此卷後有右軍字不知何也續法帖雖載此書亦不言其臨何人惟張彥遠云嘗見叔夜自書絶交書云云故黄長睿以為此書唐世尚存懷琳見而倣之且謂中有古字非能自作愚按此帖字蹟多類右軍在前若劉伶阮籍字畫雖佳然皆踈宕

縱逸非若此帖精神沓拖行間茂密卓然名家也且其文與文選所載微有不同尤不可曉而長睿云此書去七賢衛夫人遠甚蓋亦有所疑也豈右軍嘗書此帖而懷琳摹之耶抑懷琳好右軍之蹟倣而為之耶正德庚辰十一月晦跋

跋吳中三大老詩石刻

右宋吳中三大老詩皆為樂圃先生作信安王渙之書以入石者三老元絳字厚之天聖進士官翰林學士叅

知政事太子少保致仕家郡城之帶城橋程師孟字公闢景佑進士官集賢殿修撰京東安撫使正議大夫致仕後授光禄大夫家郡城南園之側晝錦坊盧華字仲華本德清人慶歴進士乙科歴官知廣南提點刑獄光禄卿致仕後遷通議大夫退居吳中令吾家所居相傳為公故址傍有盧提刑橋尚存漁之衢州常山人王介之子元豐進士官吏部侍郎寶文閣學士知中山府其兄漢之嘗為吳郡故漁之嘗遊於吳樂圃先生朱氏名

長文字伯原元祐進士本州教授秘書省正字以疾解任厚之詩叙稱同年光禄者伯原之父公綽也樂圃在今雍熙寺之西已廢為民居吾友朱性甫相傳為樂圃之後故此石留其家性甫没不知所在邢君麗文得拓本裝池成軸顧其字畫多已刓缺恐益遠而遂失之俾余重書一過併疏其大畧如此

跋宋高宗御製徽宗御集序

右宋高宗御書叙文一首前有斷簡後稱臣稱名蓋御

製徽宗御集序也按紹興二十四年九月巳巳宰臣進呈徽宗皇帝御集凡百卷上自序之權奉安於天章閣今序文無歲月豈即當時所上耶後有龍舒故吏胡跋亦無歲月第云書於袁桷清容齋蓋元文清公伯長所藏伯長自跋亦缺其後按伯長生咸淳二年宋亡時才十有四歲胡跋蓋作於易世之後故不書年觀其書龍舒故吏而不稱臣可見已又云集藏敷文閣而史云天章按杭宋内府寳文等十閣並貯諸帝御集而敷文寳

徽宗集所在天章則屬真廟而史云權奉安者豈當時
敷文未成耶然前此侍臣已有帶敷文學士者而當時
奉安實為奉安御集禮儀使鄭重如此不應閣尚未成
此皆不可曉也惟宋多右文之主自真宗而下皆有御
集多至數百卷今皆不傳而其所以為世輕重實不在
此高宗翰墨尤號名家此文既典雅而翰札尤精然胡
衮題識皆微致不滿之意誠以帝王之學自有所重也

題東坡墨蹟

右蘇文忠公與鄉僧治平二大士帖趙文敏以為早年眞蹟按公嘉祐元年舉進士六年辛丑中舉制科遂為鳳翔僉判越四年治平辛巳召判登聞鼓院尋丁憂還蜀至熙寧二年巳酉始還朝監官誥院四年辛亥出判杭州此書八月十六日發中有非久請郡之語當是熙寧中居京師作蓋公治平中雖嘗居京師然乙巳冬還朝而老泉以明年丙午四月下世中間即無八月又其時資淺不應為郡故定為熙寧時書於時公年三十有

四矣公書少學徐季海姿媚可喜晚歲出入顔平原李北海故特健勁渾融與此如出二人矣帖故有二紙元季為吳僧聲九皋所藏九皋嘗住石湖治平寺以此帖亦有治平字遂留寺中且刻石以傳而實非吳中治平也九皋既沒此帖轉徙他所而失其一吾友張秉道世家石湖之上謂是山中故實以厚直購而藏之畀余疏其大畧如此

跋東坡學士院批荅

右蘇文忠公學士院批荅五道賜樞密安燾辭免恩命三賜戶部侍郎趙瞻門下侍郎孫固各一按文忠內制集載賜燾不允批荅凡十有三此前二首元祐二年六月作後二首元年七月作趙瞻者作於三年三月孫固作於四月按固以元祐三年四月壬午守門下侍郎而燾為右光禄大夫依前知樞密院事瞻為樞密院直學士簽書院事三人同日被命先是燾以元年閏二月乙卯自同知樞密進知院事為言官論列三月遽罷至次

年六月竟被初命此二首蓋當時之詞也後人以三人並命因列於此而實非也後乃同知樞密乞退時所荅當在二首之前不知何故反列於後而其詞與集微有不同瞻所賜乃戸部侍郎求外補時所荅而集中别有賜瞻辭免荅書二首實與固同日月而此首當是未受簽書之前宜其與固前首日月不同也最後祈雨道場齋文亦載内制集中而其文亦微有不同仰惟天命集作天人之師當以集本為是也按文忠元祐元年十二

月入為中書舍人尋遷翰林學士知制誥至是恰兩年耳明年三月遂出知杭州於是公年五十有四矣此卷舊為寧波袁尚寶家所蔵余往歳嘗見乃是冊子不知何人聨屬為卷遂至顛錯因李君仁甫出示疏其畧如此若公文章翰墨之妙固不待區區論述也

跋江貫道畫卷

右元季諸人題江貫道畫卷貫道名參南宋人居霅川畫師董巨畫法之妙余雖不能識而諸賢題詠皆清麗

可喜至於字畫亦皆精謹不苟視近時大書狂語動輒滿卷者有間矣詩凡二十有五篇其尤知名者十有八人青丘子為高啟季迪長洲人國初與修元史官翰林編修終戸部侍郎張適字子宜號甘白生仕終宣課大使王彝字常宗本蜀人流寓嘉定與修元史不仕而歸後與高啟皆死魏觀之禍徐賁字幼文自毘陵徙居吳之齊門號北郭生仕終河南布政周南老字正道濂溪之後居長洲仕元浙省理問國初召議太常郊祀禮發

臨安居任韓宜可字伯時越人仕終陜西叅政杜環字叔循廬陵人隨父居金陵仕為賛禮郎終晉王府録事有行義事具宋濂所作小傳金問字公素一字公遡仕宣德中為禮部侍郎錢紳字孟書仕終鄞縣教諭陳紹先字宗述元儒陳叔方之子仕終王府紀善年九十餘張倫字文伯仕為太醫院御醫青城山人為王璲汝玉傳仁廟為太子賛善卒贈太子賔客謚文靖陳繼字嗣初召為五經博士終翰林檢討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子

無錫人陶際字彥珩雲間人下同字孟符張有字繼孟號夢菴南郭珉為許觀瀾伯與下張俱吳人有高行已上五人皆不仕而俛尤同時别有許觀亦字瀾伯洪武狀元及第仕建文時侍中後守安慶死靖難時乃安慶人與此許觀不同而皆有文學不知此詩誰作也

題張企齋備遺補贊

自古國家未嘗無骨肉之變而唐太宗之事出於不得已然不免後世之議者春秋責備之義也我朝壬午之

際事出非常視臨湖之變尤為有名而一時死事之臣獨視王魏諸人有光焉則是我國家元氣之正與夫作養人材之盛有非前世所能彷彿萬一也惟是一朝史事廢抉統紀不傳實非細故文皇晚歲稍稍悟悔葢嘗形諸言矣而當時無將順之者遂使一時之事泯没不傳則於靖難諸臣不能無責焉自睿皇以還國禁漸弛乃令遂不復諱故革除遺事備遺録次第梓行而一時死事諸臣遂傳於世於是有以見忠義之事不可終泯

也有志之士讀其事而慨其人低徊慕仰往往形諸録贊豈惟以其人哉亦思所以補史氏之缺也觀企齋先生張公所補二十九贊辭義嚴正氣槩凛然意將追而及之於是先生年六十忠義之氣老而彌堅足以知其生平之所養矣某末學晚生知慕前烈亦嘗竊識一二而不能有言者不敢言也因讀斯贊輒書於後以識余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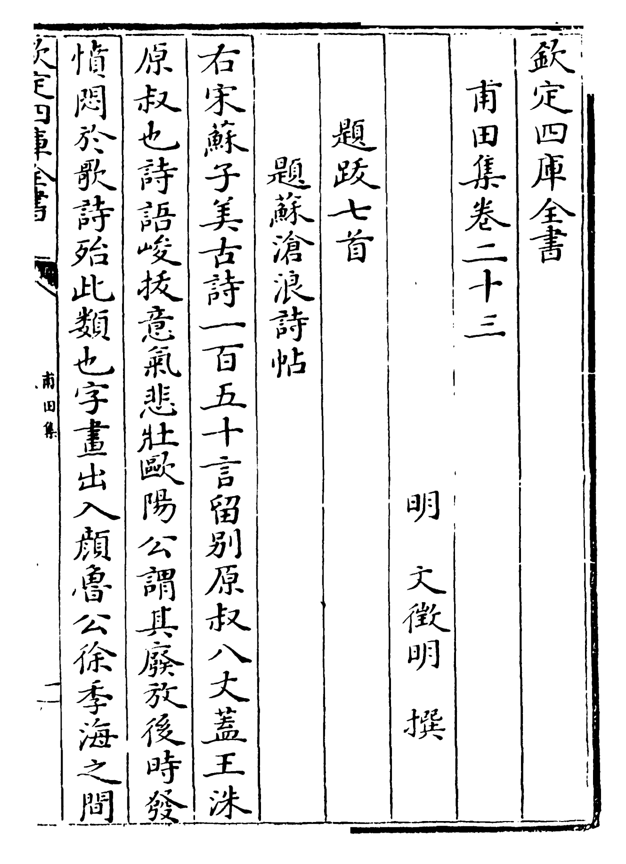
跋金伯祥瞻雲詩卷

右蟾雲軒詩文一卷元季諸名賢為金伯祥氏作伯祥名天瑞世家長洲之笠澤富而有文且篤孝義所交游皆一時名流故所得詩文為多此其一也此卷序一詩共八首敘為陳基作基字敬初天台人至正間留吳仕張氏為學士院學士别號韋羌山人又號夷白子有夷白集行世詩首篇為楊維禎所謂鐵厓先生本會稽人晚居浙江泰寜丁卯進士元為江浙儒學提舉國初嘗徵入不仕歸卒次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子無錫人不仕

有高行又次蘇大年字昌齡號西澗維揚人避兵吳門張氏用為叅謀稱為蘇學士而實未嘗仕也周砥字履道號匊溜生本吳人寓居無錫又居宜興晚居會稽死於兵吳毅富春人吳復見心之子父子皆鐵厓門人李繹字叔成錢塘人與陳彚皆嘗仕張氏不甚顯故不得其詳此詩七首二首為瑞竹詩亦為伯祥作者按瞻雲詩當時賦者葢不止此此數篇特以諸公手筆故其子孫尤加保惜如此餘存家集固可考也伯祥有弟天佐

仕國朝為萬安主簿萬安六傳為茂仁名培賢而有文所謂保惜此卷者夫此諸賢皆以詞翰名家其手澤傳世夫人皆知寶之況其子孫哉又況賢而有文能不隕其世如茂仁者哉

甫田集卷二十二





甫田集卷二十三

明 文徵明 撰

題跋七首

題蘇滄浪詩帖

右宋蘇子美古詩一百五十言留别原叔八丈蓋王洙原叔也詩語峻拔意氣悲壯歐陽公謂其廢放後時發憤悶於歌詩殆此類也字畫出入顔魯公徐季海之間

而端勁沉著得於顏公為多當時評者謂為花發上林月滉淮水豈其然乎按子美慶歷四年丙戌十一月坐監進奏院會客事除名徙蘇州此詩後題乙酉清明日則是被放之三閱月也時原叔以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黜知濠州正坐子美事故詩云遂令老成人坐是亦見斥時子美年三十有八原叔五十一故有老成及八丈之稱又有令來濠州歷及明日又告行等語當是隨原叔至濠及是乃別耳其後子美竟以慶歷八年卒於

蘇凡在蘇四年宜其遺蹟流傳吳中爲多去今數百年所謂滄浪亭者雖故址僅存亦惟荒烟野草而已至於文章翰墨不少槩見宣和書譜謂雖斷章片簡人皆傳播豈在當時已不易得耶此詩雖非蘇事而實赴蘇時作少宰徐公子容以爲郡中故實因重價購得之俾徵明疏其大畧如此若其志節履行具正史者茲不復云

附録原稿

舜欽作詩留别原叔八丈閣下

交道今莫言難以古義責錙銖較利害便有太行
隅余生性闊踈逢人出胷臆一旦觸駭機所向盡
戈戟平生交游面化為虎狼頷謗氣憭烈烈中之
若病疫遂令老成人坐是亦見斥既出芸香署又
下金華席摧辱寳難任官名器非惜罪始職於子
時情未嘗隙今來濠川涯日夜自羞惕高風激頽
波相過過平昔白玉露肺肝晴雲見顔色乃知天
壤間自有道義伯明日又告行嗟嗟四海窄慶歷

乙酉清明日書

題趙松雪書洪範 幷圖

右趙文敏公書尚書洪範幷畫箕子武王授受之意爲圖畫既古雅而小楷精絶殆無遺恨但無歲月可考嘗見公所書莊子馬蹄篇乃初被召爲兵部郎中時書其筆法與此正同疑此亦當時之作維公以宋之公族仕於維新之朝議者每以爲恨然武王伐紂箕子爲至親既受其封而復授之以道千載之下不以爲非然則公

獨不得引以自蓋乎公素精尚書嘗為之集註今皆不書而獨書此篇不可謂無意也因庵西徐公出示為著此語以備折衷不知公以為何如

書馬和之畫卷後

右馬和之畫相傳為清谿點易圖蓋寫唐人高駢詩意按荆州記臨淮有清谿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舍所謂清溪道士也此圖一羽人趺坐榻中一人褰裳回顧若有所指陳二從者却立一執卷一捧古罍二鶴一飛

一止初無所謂洞門碧窓滴露研硃之狀疑自寫他事而後人目為清溪耳若其筆法之妙則非和之不能和之紹興間人畫師吳道玄好用掣筆所畫多經書故事思陵尤愛其畫每書毛詩虛其後令和之為圖此或其遺簡不可知也

題張即之書進學解

右宋張即之書韓文公進學解即之字温夫別號樗寮參政孝伯之子仕終太子太傅直秘閣歷陽縣開國男

其書當時所重完顔有國時每重購其蹟史稱即之博學有義行而表文清師友淵源録亦言即之修潔喜校書經史皆手定善本語乾道淳熙事先後不異史官書蔽其名按皇宋書録即之安國之後甚能傳其家學安國名孝祥仕終顯謨閣學士所謂于湖先生孝伯之兄即之之伯父也其書師顔魯公嘗為高宗所稱即之稍變而刻急遂自名家然安國僅年三十有八而即之八十餘咸淳間猶存故世知有樗寮書而于湖書鮮稱之

者此書無歳月可考而老筆健勁大類安國所書盧坦河南尉碑豈所謂傳其家學者耶周誥商盤下缺一字實徽宗御名韓文商本作殷豈亦以諱避就耶故浙江叅政崑山張公敬之舊蔵此册公卒無子圖書散失從孫比部員外允清以重直購之允清所謂惓惓於此豈直字畫之妙而已後之子孫尚知所寶哉

題希哲手稿

右應天倅祝君希哲手稿一軸詩賦雜文共六十三首

皆癸卯甲辰歳作於時君年甫二十有四同時有都君元敬者與君並以古文名吳中其年相若聲名亦畧相下上而祝君尤古邃竒奥為時所重又後數年其與唐君伯虎亦追逐其間文酒倡酬不間時日於時年少氣鋭倜然皆以古人自期既久困場屋而憂患乘之志皆不遂惟都君稍起進士仕為徒官君與唐雖舉於鄉亦皆不第君後雖仕亦不甚顯尋皆相繼下世余視三君最為庸劣而仕亦最後嗚呼三君已矣其風流文雅照

映東南至今猶為人歆羨余雖老病幸存而潦倒無聞不足為有無也此卷雖君少作而鑄詞發藻居然玄勝至於筆翰之妙亦在晉宋之間誠不易得也嘉靖十五年丙申上距戊伐癸卯五十有四年而祝君下世已十有一年矣是歲三月廿二日其題時年六十有七

## 溪山秋霽圖跋

右溪山秋霽圖故鄉先生陳汝言所畫汝言字惟允號秋水本臨江人父天倪先生明善得吳草廬之傳流寓

吳中二子汝秩汝言並有文學汝言尤倜儻知兵至正末張士誠既受招安辟為太尉叅謀貴寵用事國初為濟南幕官坐事卒妻金氏守節教其子繼以文學名於時仁廟召為五經博士終翰林檢討所謂嗣初先生也此畫惟允未仕時作一時題識者二十有三人皆知名之士今可考見者二十人鄭元祐字明德遂昌人寓吳少脫略任左手號尚左生元末老儒嘗仕為平江路學教諭終江浙儒學提舉所著有僑吳集遂昌雜錄朱德

潤字澤民宋睢陽五老朱貫之後博學能文尤工畫趙
文敏公薦入翰林終征東儒學提舉所著有存復齋稿
令尚書王峯先生五世祖也倪瓚字元鎮元季高士清
眞絶俗所謂雲林先生也張監字天民丹陽人寓吳中
二子經緯皆仕張氏有名陳植字叔方寧極先生子徵
之子性孝有文亦能書畫元季不受徵辟以隱約終饒
介字介之番陽人號華蓋山樵自翰林應奉出僉江浙
廉訪司事張氏承制以為淮南行省叅政工詩尤以行

學擅名蔣堂字子中泰定鄉試舉人元季不仕國初為嘉定州學教授周砥字履道號匊溜生吴人寓居無錫後與馬孝常避兵宜興有荆南倡和集陳秀民字庶子號寄亭又時稱四明山道士博學善書仕張氏為學士院學士秦約字文仲其先淮人後徙崇明洪武初應名試慎獨賦拜禮部侍郎改溧陽教諭所著有海樵集王蒙字叔明號黄鶴山樵趙文敏外孫善書畫洪武中官泰安知州坐事卒陸仁字友仁崑山人張憲字思廉號

玉笥山人有玉笥集岳榆字季堅宜興人顧阿瑛字仲瑛號玉山樵者崑山人有文學家富好客時稱豪士元季削髮讀佛書以避張氏國初徙鳳陽卒陳汝秩字惟寅即惟允兄不仕張氏俛元鎮所謂外混光塵中分涇渭者蓋獨行之士也王行字止仲博學知兵洪武中為郡學訓導後遊京師坐藍玉黨卒先是惟允貴顯時行為門下客惟允卒後其子繼從行學故其辭稍倨惟允壻劉政見之罵曰此吾外父食客那得稱吾友以筆抹

之令抹筆隱然猶存劉政字用理建文已卯解元方正學門人嘗草平燕策病未及上聞壬午之變嘔血死無子祭酒劉文恭其嗣子也俞貞木本名禎後以字行别字有立石澗先生玉吾之子元季不仕國初知樂昌都昌知縣清苦篤學敦行古道建文中坐事卒袁華字子英崑山人能詩尤長於樂府洪武中郡學訓導以子被罪坐累卒所著有耕學稿此卷世蔵陳氏今歸吾友江西叅議王君宜夫蓋陳氏壻也其畫嘗為妾人裂其半

宜夫以余嘗見元本俾爲補之而題其後並疏諸人事行如此

跋李龍眠孝經相

右龍眠居士李伯時所畫孝經一十八事葢摘其中入相者而圖之按畫譜所載御府伯時畫一伯有七中有孝經相此卷葢宣和所藏然無當時印識而有紹興小璽豈南渡後又嘗入秘府耶伯時喜畫古賢故事毋薄著訓戒則孝經相當非特一本此殆别本也伯時之畫

論者謂出於顧陸張吳集衆善以為已有能自立意不蹈習前人而隂法其要其成染精緻俗工或可學至於率畧簡易處終不可及也此昔人定論余不容贅言若文學人品在東坡山谷之閒而博學精識出劉貢父之上官京師數年不一迹權貴之門佳時勝日載酒出遊坐石臨流翛然終日山谷謂其風流文雅不減古人而為畫所掩然而卒亦不能掩也

甫田集卷二十三

甫田集卷二十四

明 文徵明 撰

祭文十一首

祭劉美存文

於戲美存木之美村玉之良璞不繩而治匪雕而琢生華貴之門而不為驕矜有高明之姿而不忘問學才優剸劇而處家不煩是晦其能志在貫總而舉子得雋用

挵其博蘭情欵欵人與其誠玉色温温天授之懿凡君之具匪貴則夀人之期君必大而遠蓋方享之有餘不圖甫行而遇蹇始塲屋之屢躓尚歳年之未晩豈謂名花之方然竟不俟實而先歛歳行辛酉時復大𠘧命數已極學力斯至何一疾之長終曽旬月之不俟三旬之夀不副其徳一第之榮竟齎其志嗚呼美存其何至於此極耶孤兒始孩老親萬里匪生世之足悲方身後之無倚目將不瞑心實不死嗚呼美存其何至於此極耶

君之尊人方衍澤西川宜有令子而君卒以身死至君之身聰明才達宜承厚蔭而竟厄於命是皆造物之所為有不可以言語而致詰既非人力之致豈亦事變之極也嗚呼美存在庠校為才諸生於家庭為佳子弟朋友有推分之情鄉曲有長者之譽自君之亡舉城嗟吁好惡之私不足深據耳目之衆其何可塗縱所履或愆於小德終微瑕不揜於良瑜余數人者或親或友或久或近雖所見有未得咸妮君而親厚由兹而觀固非强

勉之所能推此以往將舉天下而無疚嗚呼美存所具者德而所不足者壽所不榮者身而所長享者名吾知有志之士固不以此而易彼而吾徒遊好之私終不能以理而喻情藐一尊之難屬惟既往之猶生

祭徐昌穀文

嗚呼昌穀濯濯淑靈英英異姿伊時之秀維邦之奇昔在髫年穎拔而出排俗違時蹈古而癖著書滿家金鏗玉溫孰其非之吾道攸存今昔異宜吾斯有盩稍抑弗

仲益閎而肆有英其玉匪終則蔵旋收甲科棘寺徜徉維時孔艱世路云阻用失其才遂為物忤太學之遷寔行其私人皆君惜君自謂宜方適其情班資奚較弗誠於時益泳於道怡情佚志讀書詠詩名斯孔藉病則弗支聖明更化拔幽登俊弗與維新君則有命嗚呼昌穀八品之階三十之壽朙付之材而享不有造物有意我則知之殆惜其祉而昌其辭瓌章閎議于今有耀視彼崇資孰則多少嗚呼昌穀在昔家食不妄交游惟吾二

人心孚分投出入偕遨有無通假期惟暮終有允弗舍雲泥異趣差池歲年身世乖隔心則弗遷疇昔之時惠言繾綣謂當南還展笑非遠曾未幾時訃音來馳丹旌在目遽哭君幃嗚呼昌穀百年悠悠君歸何遽豈無他人孰如君故嗚呼昌穀有官有家亦既有子名與世長庶其不死

祭黄提學文

吳郡諸生文某王寵謹具香帛之儀緘詞致祭於尊師

提學先生黄公之靈嗚呼士死知已道義攸關匪惟斯
今維古則難故有終日相逐而不能相諒者矧復貴賤
相懸曾無一日之雅而欲投情推分於一言一字之間
嗚呼此余二人所為聞公之訃恨不能從公而不忘涕
淚之潸也粤在曩歲公來督學振溺起衰蹈厲揚摧余
二人者或以頽墮或在童孱偎以薄劣荷公陶甄與進
則隆教詔無已蓋將達其致用之材必欲致之耆庸之
地觀其吹薦之勤用情之至使人中心銜感而直欲為

之死也顧其等鄙昧弗率無所用成方將湔濯自厲以求無負於知已無累於高明豈圖一再見之後而契闊死生已邈乎其難憑嗚呼升沉榮辱在吾二人者固不可必而我公不可復生矣嗚呼悲哉嗚呼痛哉

祭土地文

夫居止所在有神司之而神之所職静惟其宜自我先君奠居於此延及其叨庇多矣今者偶葺先廬稍加充拓自春徂秋屢有興作築斯鑿斯不無冒犯迨始而終

罔有災患凡此平寧孰非神惠有德弗報我則有罪歲云暮矣我居告成敢脩薄薦用荅神靈

祭陳以可文

嗚呼以可崢嶸佚蕩之資慷慨邁往之氣金貂貴介之習磊落有為之志今皆已矣不可見矣嗚呼哀哉方其少也侍親宦遊翺翔京國入修子道出應賓客文釆風流照映奕奕起家郎吏遂用恢宏高居甲第揭揭軿軿妙舞婕娟綺筵狼籍張弛逶迤十年一日數致千金緣

手散去曾無吝情亦弗終敝比其晚節悉反少習從事耕桑丘園自適行阡履陌居然逸民回視曩昔如出兩人嗚呼以可不試其材用之畎畆射時高下盡地薄厚莫不適宜莫不可守再起其家足貽厥後所以然者由其具明智之德是以識四時之運能與時而消息故隨行而罔困殆不忝所謂名卿之子孫而實一時之雄俊也其不佞嶷嶷自全視君高朗奚啻天淵然幸不忘通家之好又重以文字之契所謂水火其性而膠漆其誼

也二十年來氣浹情恰有無通假過失相規嗚呼以可今則已矣孰知我貧孰相我事契闊死生方從此始嗚呼哀哉方君病革之時正我失解之日君猶慰我執手太息葢能了死生之除而畧無兒女子之戚也曾一語之不酬乃千載之永隔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鄉里祭沈都憲文

維公純篤之性清明之質貞白之操粹美之德公材則多公學無頗升從俊良翹然制科出典方州入司法比

以莫不優式隆攸譽西蜀萬里忽把一麾不鄙其民爰
拯其疲載言翼翼弗縱弗暴崇正闢邪是興文教一朝
難淹起領藩牧亶道不回中遭讒逐明廷更化雪寃湔
疵輿論弗斁亟踐台司維兹貴竹滇蜀門户梟獍以逆
有詔往撫控制有方綏來有德厭難折衝遑用靖謐東
人阻饑公時在疚璽書臨門起公往救民則有懐公不
少留位望駸駸而疾弗瘳含旃來臨保兹素履清慎之
稱至形天語優游桑梓曾無幾時胡不憖遺遽焉長辭

訃徹中朝天子有恤龍章煌煌贔屭翼翼凡此茂恩惟德之致恩則不慭公不可起國失貞榦鄉無老成顒顒爵望悠悠典刑某等忝仕同朝生復同郡出有後先莫不沾潤感兹殄瘁能不嚱吁緘詞致奠言與情具

祭王于田母文

於惟夫人明順而祥繄宗之淑來嬪于王雍雍令儀翼翼匪懈以承嫥嬅協于中外展矣夫子維時之碩有相則賢式是云匹豈曰能匹亦教有成篤生二子允維邦

禎赫赫中臺煌煌使節儷迹媲聲奕然並起鸞封㽞養有來方殷有積斯受胡遽沉淪子失令母夫喪厥良悼德懷慈以莫不傷豈家則傷中外興歎人為毋悲毋則奚憾令名洋洋命服煌煌白髮高堂煜其有光子孫繩繩後先輝暎身享其榮目擊其盛七十三齡考終于家寵榮斯極壽匪不遐凡此榮壽世不並有於惟夫人庶其無負其等鄉里後進稔聞毋德矧與令子忝同朝籍既兹有情能不毋悲爰陳一觴侑此些詞

鄉里祭劉司寇先生文

惟公世出清江族大以顯傳數百年弗替有衍爰遷來吳世德攸隆山川淑靈是鍾我公高朗特達少則英異起家甲科為時良吏連宰二邑聲光有煜進陟明廷遂官六察八閩五嶺時維大藩公兩奉使敦薄廉貪糾繩我司激揚我職出入中外以莫不克考牧之遷位不滿才爰從卿少進列中台璽書煌煌天子有命惟此西川爾往作鎮乃靖疆埸乃清時獎廼匡廼襄式用寧敉文

翁之教乖厓之識以公方之過無弗及於時多事允藉

謀猷一再往撫寳寛帝憂逆豎盜權讐我善類抉摘推

求公遂得罪惟帝仁明事迄以白出自徒中援登台席

甫司廷尉即佐本兵周旋臺省進列孤卿乃弼邦刑往

司留鑰公業斯隆帝眷方渥胡爾遄歸言保其終寄懐

泉石穆然清風優游十年考終故里帝聞有悼恤典優

異再錫之祭營葬自公龍章奕奕賁於幽宫嗚呼我公

出入三朝年逾八袠遭逢治隆令名無斁公才既多公

享亦厚如公始終世豈多有惟是鄉無老成國隕楨榦
忝在鄉人能不悲嘆寄跡朝署望甲無緣緘辭寄奠聊
寫憂悁

祭施行人母文

有賢孺人崇川令族既賦之明亦貞而淑乃擇之配于
歸于施執孝執物式隆婦儀内嚴嬪嫜外誠宗戚俯仰
勤誠以莫弗克凡起其家舊德維新爰相夫子為時令
人維膠州君賢闒碩士起倅一州式遄歸只維無内顧

用全令名允兹完德實相有成豈曰能相亦教弗弛愛不揜嚴是成令子維大行君英英儁造發身制科列官華要爰膺天命使於四方豈維弗辱熤然有光有來貤封弗遠伊邇胡弗少延遽焉長逝懿德云亡莫不嗟吁矧惟令子痛傷何如某等忝仕同朝實深悲涕爰奠一觴通家之誼

祭王欽佩文 與陳魯南同祭

嗚呼欽佩君遂止於斯耶始君家食之時交遊數人並

以義氣相得以志業相高以功名相激昂葢不知古人何如也數年以來相繼登庸各以所能自見而吾二人升朝最晚於時君方秉憲外臺領中州斯文之寄顧以母老念歸飄然解任朝廷惜君之去稍進卿階畀領太僕雖以展君之才實以便君之養也豈其朝命甫下而太夫人顧已辭堂惟君顧復情深毀裂為甚其等方為君憂而君果以是致疾自去秋抵今數月之間傳聞之言日甚一日孱弱之軀加之至性深切勢必難任所與

吉人多福天必相之詎意竟此長逝耶嗚呼君起世科績學中秘繼遊郎署出領憲臺宣力中外聲望卓然論者方期君以大用將策勲一時垂烈後世而今遽止於是耶宏偉之才精深之學清眞之德高朗之行今又何可得耶君之先公棘齋先生一代偉人齟齬於時不究厥用天下有遺望焉葢方有待於君而君又以盛年碩望厭棄明時天意果何所屬耶毋喪在殯妻亦去室孤子煢煢一室懸罄君葢有不可死者而卒死之嗚呼天

乎何其酷耶其等二人聞訃以來相向悲慘不能為情者數日客寄於斯無由撫棺一慟緘詞往奠用致區區嗚呼欽佩今則已矣不可見矣嗚呼悲哉嗚呼痛哉

祭徐崦西文

維公祥雅其儀剛明成性修正含宏若淑貞定旣靖有嘉亦儁而穎早升俊於甲科旋淑成於蘭省策名玉署允協輿情侍講金華式當明聖進宣忠讜上洽於淵衷出佐銓衡特膺乎簡命文章政業維聲實之並流鳳閣

麟臺亶後先之輝暎既藉藉乎周行式駸駸乎華近豈其譽者在前而忌者已出於後宦途方達而此身已落乎陷穽遂枉特達之才投諸閒散之境乃寄蹟於溪山不失譽於鄉井時垂顧問知聖意之惓惓久欝才情契人心之耿耿謂宜道難容雖楚辭乎軒冕而高才困棄終致用乎台㫚朗二竪之不仁遂一疾而長暝朝野增吁聖心為軫然棄捐淪落雖有負乎眷勤而哀榮始終卒寘膺乎恤贈茲所謂身死而名存不幸中之大幸也

其列官芸署幸聯鴛鷺之班息駕鄉閭叨侍溪山之勝時接話言數陪觴詠顧余潦倒長公十稔謂當托好以終身何圖棄我而先隕興言及此氣咽而哽陳詞薄奠言有終而意無盡也嗚呼哀哉

莆田集卷二十四